

現代史學家文叢

中華書局

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下

童書業
童教英 著
整理

現代史學家文叢

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下

童書業著
童教英整理

中華書局

關於佛蘭西變遷

高麗一書固公編對文苑公論對「平」神

黃寶昌 目錄 錄 于烈末人

齊東野語

版本述 四一

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 三五

二戴禮記輯于東漢考 三六

丹朱商均的來源 三五

丹朱與驩兜 六六

漢代的社稷神 七二

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 八〇

墨翟爲印度人說正謬後案 二〇

鯀禹的傳說 二五

墨子姓氏辨 二七

夏史三論 二二

「堯舜禪讓」說起源的另一推測 二四

李自成死事考異	二九六
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	三〇〇
論氣	三三九
美的轉變	三三三
鶴的故事	三三八
中國上古的婚姻與戀愛	三四三
釋締	三七七
大誥康誥酒誥著作時代考	三八一
從文法來考察毛公鼎的年代	三八八
漢代的田賦與口錢	三九三
魏晉的戶調制	三九六
春秋初年魯國國勢考	四〇一
齊僖公小伯考	四〇四
從齊侯罇鐘銘證晏子爲宋人	四〇八
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解	四二二
歷代物價的變遷	四四四

墮三都辨	四八
讀春秋邾國彝銘因論邾之盛衰	四二
從古人的「擇偶」標準說到「美人」的變遷	四七
上海縣城隍神	四三
秦裕伯事蹟考實	四四
春秋時鄭國之強	四二
齊侯鐘銘「桓武靈公」解	四五
鉅鹿之戰考異	四五
越南陳氏王朝得國經過考	四五
戰國初年魯國公室的集權與季氏的獨立	四八〇
致願頡剛、辛樹幟信	四八八
銀元寶	五六〇
十二生肖、十二支神像	五三〇
「開通元寶」與「開元通寶」	五三三
從長沙楚墓出土的「革履」說到「履」「屨」「烏」的區別	五六
宋通元寶	五三〇

「牀」與「胡牀」	五三三
明器中的「辟邪」器座	五三六
漢代的闕	五四一
「幙頭」的演變	五四六
「團扇」和「摺扇」的源流	五五三
釋「槃」〔案〕	五六〇
雨傘的起源	五六四
唐代婦女的圍巾「披帛」考	五六六
唐代婦女的西裝——胡服式半袖裙襦考	五七四
唐代婦女「紅妝」考	五八〇
唐代的舞與胡式女舞衣	五八三
餅的起源	五九〇
中國古史籍中的高句麗服飾與通溝出土墓壁畫中的高句麗服飾	五九四
春秋戰國間種田工具的演進及其影響	六〇〇
中國金屬貨幣起源考	六〇五

童書業史籍考證論集

四一八

五行說起源的討論	六四
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	六四
評楊筠如著尚書覈詁	六四三
讀容肇祖先生月令的來源考質疑	六四八
顧頡剛著三統說的演變案語	六五六
許行為墨子再傳弟子說質疑	六五八
唯物史觀者古史觀的批判	六六二
道家出於儒家顏回說評議	六七〇
孫著先秦楊朱學派評議	六七九
讀繆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	六八三
顧頡剛著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跋	六八九
評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二輯	六九二
古史辨第七冊序言	六九五
三皇考序	七〇二
顧頡剛著九州之戎與戎禹跋	七三三
蒙文通、繆鳳林二皇五帝說探源案	七三七

評中國歷史教程	七三一
讀錢著國史大綱	七三八
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	七四五
評羅香林高中本國史	七四九
時代思潮與史學	七五三
論神話傳說之演變質李季先生	七五八
「疑古」、「考古」與「釋古」	七六三
從史料考訂與通史著作談到古史的研究	七六八
給李季先生的一封信	七七三
新漢學與新宋學	七七七
跋陳逆二器銘	七八一
實物史料與文獻史料	七八五
評唐蘭先生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考	七八七
論石鼓文的時代再質唐蘭先生	七九四
論石鼓文的用字三質唐蘭先生	八〇三
從石鼓文的問題談到考據的方法	八一三

評國定教科書初中歷史第一冊	八二七
評張蔭麟中國史綱第一冊	八二〇
古籍考辨叢刊第二集序	八三三
古史辨派的功過	八四三
考證學的科學規律	八四五

讀春秋邾國彝銘因論邾之盛衰

余於日前至上海市立博物館，蒙楊館長寬陪同參觀，並出示最近入藏之邾公恠鐘，囑爲考證。因念邾國之地位，在春秋時僅次於魯，而其歷史堙沒，不彰已久，爰繹讀春秋邾國諸彝銘，並刺取春秋經傳中關於邾國之記載，草爲此文，以答雅意。

邾在春秋時爲三等小國，而傳世彝器之多，在今山東省境內僅次齊、魯。其確可定爲春秋時器者，凡六件，則邾公恠編鐘、四器及邾公華鐘、益公鐘是也。邾公恠編鐘四器中銘文最多者五十七字，即上海市立博物館所藏之器也。銘曰：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鼈（邾）公恠擇厥吉金，玄鏐膚呂，自作鈇鐘。曰：「余畢恭威（畏）忌，鑄鈇鈇鐘二錯，台（以）樂其身，台宴大夫，台喜諸士，至於萬年，分器是寺（持）。」

其他三器銘文略同而字較少。「邾公恠」即邾宣公，左氏春秋經襄十七年：「邾子恠卒。」杜注：「宣公也。」公、穀作「𠄎」，乃假借字。據春秋：宣公嗣位於魯成公十八年，至魯襄公十七年，凡十八年，此鐘即鑄造於此十八年中（573—568 B. C.）。案：邾本附庸小國，杜預春秋釋例云：「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晏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挾爲附庸，居邾，今魯國

鄒縣是也（案在今鄒縣東南）。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隱元年春秋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桓十七年經又云：「公會邾儀父盟於趨。」傳：「尋蔑之盟也。」莊十五年經：「宋人、齊人、邾人伐邠。」十六年經：「邾子克卒。」杜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據春秋經邾君前後稱號不同，杜說或然，蓋儀父自從齊桓伐邠後，始正式列於諸侯也。然魯隱、桓之世邾已與魯爲好，又曾與鄭人一伐衛，再伐宋，與魯、鄭二國盟於翼，是雖附庸小國，已早得諸侯之重視矣。魯僖之世，邾賢君文公在位，屢與諸侯之盟會，伐滅須句，升陘之役，大敗魯師，國勢自此漸強。文公之子定公爲齊出，得齊之卵翼，更與魯爲敵。文公之卒，魯使弔喪不敬，邾竟伐魯討罪。晉人合諸侯納文公庶子捷菑於邾，復爲邾人所拒絕，邾之國際地位在此時蓋不可輕視。魯宣之世，邾都繹邑（文公時所遷，亦在今鄒縣東南），爲魯所取，魯爲伐邾遣使於齊，蓋邾已爲齊所保護。其後邾人亦戕殺魯附庸鄆子，與魯相抗。魯成末年，邾宣公即位，雖兩次朝魯，然襄四年左傳載：「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魯襄六年，莒人滅鄆，魯使叔孫豹如邾修平，蓋已有畏邾之意。魯襄十五年，齊人叛晉伐魯，經又書：「邾人伐我南鄙。」蓋邾是時藉齊勢以侵略魯國，故爲晉所討，宣公被執，然邾之全盛亦在此時，故能鑄爲宗器如此編鐘者也。邾公華鐘銘云：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龜（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鏞，用鑄厥鈃鐘，台（以）乍（祚）其皇祖皇考。曰：「余畢恭威忌，淑穆不孝于厥身，鑄其鈃鐘，台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台宴士庶子，慎

爲之名(銘)，元器其舊，載公眉壽，龜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邾公華」，即邾宣公之子悼公。昭元年春秋經「邾子華卒」，「葬邾悼公」。據春秋，悼公嗣位於魯襄公十七年，至魯昭公元年，凡十六年，此鐘即鑄造於此十六年中(555—541B.C.)。案悼公時代爲邾盛衰之關鍵，其初年仍與齊夾攻魯國，襄十七年經：「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冬，邾人伐我南鄙。」傳：「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襄十九年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濶水，歸之於我。」襄二十年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則魯此時蓋甚受邾之侵略，徒恃晉人之力以報怨耳。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蓋邾之內亂爲魯之利，又以重地之故，厚賞邾叛人，即所以弱邾也。襄二十三年「邾畀我又來奔，自此邾始漸衰，爲魯所制矣。」襄二十七年傳：「爲會於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此邾爲齊屬之證。蓋邾本魯屬，故自春秋前即與魯關係甚密(邾公顏曾亂魯，見公羊傳)；至春秋中期，轉爲齊屬，與魯漸成敵國，然悼公初年邾尚侵魯，及其末年，國勢弱而反朝魯矣。

益公鐘銘云：

益公爲楚氏餼鐘。

此器以民國二十一年出土於鄒縣，「益公」當即邾隱公益(邾婁顏亦作「顏公」，與邾子益稱「益公」同)。哀十年春秋經「邾子益來奔」，傳：「邾隱公來奔。」據春秋：隱公嗣位於魯定公三年，至魯哀公八年爲

吳所執，凡二十一年，魯哀公二十二年，越人納隱公於邾，越二年（魯哀公二十四年）復執之。此鐘當鑄于自魯定公三年至魯哀公八年之二十一年（507—487B.C.）或魯哀公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中（473—471B.C.）。案邾悼公之後爲莊公，莊公之後爲隱公，莊、隱皆非賢君（定三年左傳「莊公卜急而好潔」），邾國益衰。昭四年左傳載鄭子產對楚子云「邾畏魯」。魯昭十三年平丘之會：「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考彼時魯並未侵邾，昭十一年經載：「仲孫閱會邾子，盟於稷祥。」傳云：「修好，禮也。」則邾人愬辭爲誣罔。魯子服惠伯對晉人云「寡君未知其罪」，若果有朝夕伐邾之事，措辭安得如此？左傳上文云「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昭十年魯伐莒，取郟，則魯伐莒確有其事，而伐邾爲莫須有。然邾此時誠已「畏魯」，其誣魯亦由於畏魯也。魯昭十八年，邾人入郟，盡俘郟人以歸，宋人討邾，始歸郟俘。邾雖弱而仍跋扈，於此可見。魯昭二十三年，魯取邾師，邾人又愬於晉，晉人欲以魯叔孫婁畀邾人，士彌牟云：「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則魯此時確有亡邾之力，故邾人畏之也。魯昭之末，邾快、黑肱等聯袂奔魯，邾益爲魯所弱。魯定公時，邾隱公在位，一與魯盟，一與魯會，一朝魯，一奔魯之喪，如此事魯，猶不免於魯討。魯哀公初年，魯乘晉齊相攻，數伐邾國，奪取邾田，俘邾子益，邾幾瀕于亡矣，賴吳齊之力，始得幸存。哀七年左傳云：「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師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傳云：「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二十二年傳云：「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

歸之，大子革奔越。」二十四年傳云：「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是邾隱公極爲無道，實亡國之君。然是時「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哀七年左傳，邾之國力亦稍次於魯而已。

除上六器外，尚有邾公鈺鐘銘云：

陸贄之孫邾公鈺作厥和鐘，用敬邾盟祀，旂（祈）年眉壽，用樂我嘉賓，及我正卿，揚君靈君以萬年。

郭鼎堂先生云：「鈺字……，从金，七聲，以聲類求之，當是鉏之古字。左傳之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王引之言捷字菑名云：「元和姓纂有捷姓，引風俗通曰邾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爲氏。」俞樾云捷段爲鮁，故名菑字捷。準此，則邾定公名爲纘且者，亦當是一字一名，纘段爲纘，且鉏省。兄若弟同以農事字爲名字也。故此邾公鈺當即邾定公纘且。」（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案：邾公鈺是否即邾定公，現尚未能確定。從郭說姑附論之。據春秋邾定公嗣位於魯文公三十三年，卒於魯成公十七年，凡四十一年，此鐘或鑄於此四十一年中。「陸贄」者，王國維氏云：「贄字从虫，章聲，章古墉字，以聲類求之，當是蠡。陸蠡即陸終也……」（邾公鐘跋）郭鼎堂先生云：「案贄字从虫，章聲，求之聲類，當以融字爲近，陸贄疑即祝融……國語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云云……與陸終六子大同小異，而不言陸終，余疑陸終即祝融，陸、祝古同幽部，終、融古同冬部，其字當如邾公鈺鐘書作陸贄，陸一書爲祝，贄一書爲終，陸終祝融遂判爲兩人也。」（金文叢考）案郭說甚是！邾與楚皆爲祝融之後，一處蠻荒，易於開拓，故成大國；

從古人的「擇偶」標準說到「美人」的變遷

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從「配偶婚」制度確立以來，一直到現在，無論男女，都沒有不把「擇偶」一事看得鄭重的。在古代，貴族階級選擇配偶的標準，第一是門第相當，所謂「齊大非偶」，便是春秋時鄭國太子忽拒絕齊侯嫁女給他的惟一理由。平民階級則沒有什麼門第可言，他們的選擇配偶的標準，最重要的，祇有人才一點。但貴族階級對於這點也並不是絕對不講，至少在當時的男女，沒有不認這點為極要緊的條件的。

所謂「人才」的標準，第一當然是面貌了。但是古人所認為「美人」的，不就是後世人所承認的「美人」。我們且先看中國最古的文學書詩經裏所描寫的美女是怎樣的「美」法：

碩人其頤，衣錦裘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

這是衛國人歌詠衛莊公夫人莊姜的美麗的。「碩」就是大，「碩人」就是「大塊頭」。「頤」是長的意思，又長又大，是當時所謂「美人」的身材。「柔荑」是初生的嫩白茅，「凝脂」是凝結的脂膏，「領」就是頸，「蝤蛴」是一種白而長的蟲，「瓠犀」是瓠瓜的子，「螭」是一種似蟬蟲，它的額「廣而方正」，蛾是蠶蛾，它

的眉細而長曲；「倩」是口頰好看，「盼」是黑白分明。「柔荑」、「凝脂」、「螭蟻」、「瓠犀」都重在色白，足見「美人」是要白的。膚色白皙，身材長大，頭額方廣，便是當時所謂「美女」了！這自是北方女子的特色，所以古書上常稱燕、趙的美人。我們再看陳風澤陂篇說：

彼澤之陂，有蒲與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這位「碩大且儼」的「美人」能使作者「輾轉伏枕」的去想念他，不知是男是女？但「碩大且卷」的「卷」後人解爲「鬚鬢好貌」，則或者是男人。齊風盧令篇也說：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鉤，其人美且偲。

「鬢」是「鬚髮好貌」，「偲」是「多鬚之貌」，「仁」據近人的說法，是「儀文美備」的意思。合起來便知道當時所謂「美男」的標準，是要儀文美備而多鬚髮的。大概鬚髮多了，也足以增進儀容之美的。又齊風中的猗嗟篇，是歌詠魯莊公的儀容的，詩云：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這也是當時的標準美男子！足見「頤而長」也是美男的條件，而「巧趨蹌」和「善射」，則更是當時「才郎」所必需的技术。

鄭風中有一篇叔于田，似是當時女子贊詠一位美男子的話，詩中說：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詢美且仁。